

胡适打牌记： 玩牌成瘾，输得多赢得少，败给潘光旦遭梁实秋“奚落”

在很多人看来，学识渊博的大师，做人著文就应该是一丝一板，不苟言笑，端庄严肃。不过，大师也是人，也有“无厘头”的一面。比如胡适，看上去总是一副谨肃而老成、理性而节制相，其实胡适内心有着一一种放肆不悛、易于沉溺、毫不自制的一面。依胡适现存的文字材料挖掘，他一生中去看妓院的次数不能说十分频繁，但打牌尤其成瘾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也能从中窥见一代学者的“俏皮风范”。

壹 | 疯狂爱上打牌，不是与大学教育叫板，而是一种“革命的苦闷”

与鲁迅先生比较，胡适博士还真是自由主义者。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女士试婚很久，他携许女士到杭州游玩，夜半住宿宾馆，鲁迅先生非要拉许女士睡中间，他与许女士分睡两边。这种事，若搁胡博士身上，早公开自由恋爱了。胡博士少年浪荡，出入歌舞场所，不止十回八回，赢得喜欢逛青楼的“盛名”——鲁迅那么拘谨，比较之下，胡适不更自由？鲁迅活得累，胡适日子过得轻松悠游，别的不说，单说打牌就可以看出：鲁迅日记记生活，多是闭门在家，不是读书，就是写作。别人来找他玩，他不太乐意，大半生命形影相吊于书房；胡博士起居日记里，常呼朋引伴以胡吃海喝为乐。

胡适在上海新公学读大学，打牌打得厉害，课也没去上，栓起门在寝室里搓麻将。他自述是：“从打牌到喝酒，从喝酒到叫局，从叫局到喝花酒”，一副纨绔混小子模样。“我那个月中，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，有时候，整天的打牌；有时候，连日的大醉。”有好事者统计，胡适在1910年1月到2月两个月里，日记里记载的打牌次数是16次，实际恐怕不止这数吧，专心致志打牌，打得天昏地暗，暗无天日，不舍昼夜，他哪还有心思记日记？

胡适自己说，他当时那么疯狂爱上打牌，倒不是耍名士风度，也并非以非常方式与大学教育叫板，而是一种“革命的苦闷”。他在《四十自述》里写到，是“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到打击”，上海新公学当时闹民主，学生哪里闹得赢当局？胡适与同学们集体退学，又不敢回家，怕老母亲举竹扫把给一顿“笋子炒肉”，没书读，呆在学校，“前途茫茫，毫无把握。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，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，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。”天天向下，堕落过日子，比天天向上，攀升过日子，那日子过得快些。俗话说，牌中一日，世上已千年，牌里既逍遥又消愁。

贰 | 胡博士打牌，当不了坐庄主，当的是光绪(光输)皇帝

若说10年前，胡同学打牌是为消愁，那么10年后，胡教授搓麻将，则是消闲了。上世纪20年代，胡适已是博士，26岁英年成北大教授，青年得志，无愁有闲。“我的天性是不能以无事为休息的，换一件好玩的事，便是休息。”好玩的事多呢。“但‘打茶围’，涎坐在妓女房里，嗑瓜子，吸香烟，谈不相干的天——于我性情最不相近。”这话可有点言不由衷，当年“喝花酒”怎么回事啊？恐怕是怕江冬秀太太那“两把菜刀”闹“婚姻保卫战”厉害吧——老婆善管老公者，多是一收一放，老公去青楼里与女性嗑瓜子，那绳收得紧；老公去朋友家与麻友牌友斗地主，那线多半放得松。胡博士就将搓麻将拟

叁 | 梁实秋调侃：“人生自古在尝试，这回是，尝试成功自古无！”

胡适牌技不精，牌德倒还可以。梁实秋先生曾看过胡适打牌。那年是在上海，胡适喊了一桌，本来叫梁实秋参战，梁公自称家教严，从小没摸过牌，“不知麻将为何物”，照例当看客，作壁上观。这场牌局安排到宾馆，设在一品香馆子里，牌桌好，硬木的；牌也好，很经摔，牌拍桌子，砰砰砰，震天价响，声高气高嘛。参战的都是中国大师级人物，潘光旦，罗隆基，饶子离，加上胡博士。文士混战，互有胜负。三人赢，输胡适一个，三吃一。胡适输得裤子见底了，最后一把牌，来了好机会，胡博士坐庄，牌也来得好，牌式是一吃三三的来势，只是我好你好他好，大家都好。胡博士是清一色，已听张了；邻座的罗隆基与饶子



胡适



江冬秀一生没动摇过她的夫人身份。



胡适夫人江冬秀与不省人事的胡适握最后一次手。

为“秉烛看海棠”、“深宵探春竹”一般雅事，“打球打牌，都是我的玩意儿”。

读书十天，已是博士，打牌十年，却还是新手。胡博士爱牌，玩小意思，基本上是赢得少输得多，去得多，进得少。穷苦人来做牌友，他扶贫——白腿把子吃黑腿巴子，他心里有障碍；富公来了呢，心障倒没，手气却不争气，几乎都是帮富——胡博士打牌，当不了坐庄主，当的是光绪(光输)皇帝。

相关链接

梁启超：
因“四人功课”推掉演讲

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，他认为“凡属趣味，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”，但趣味须是“以趣味始，以趣味终”，“劳作、游戏、艺术、学问”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，赌钱、吃酒、做官之类则非。麻将显然也是种“趣味”的游戏。1919年，梁启超从欧洲回国，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去演讲，他说：“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。”朋友不解，听他解释后才知道，原来约了麻局。

闻一多：
临阵磨刀舍命上阵陪老外

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。留美期间，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，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儿圈助兴。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，甚为窘迫。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，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，以为他有意推托。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，临时参阅说明书，边看边学边打。一晚上他没和一手牌，很窝囊。后来，他在友人的帮助下，才慢慢学会了打牌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。

离是对对碰，对面潘光旦呢，是大满贯，单吊白板。

胡适抓到一牌，开了杠，再抓来一只牌，正好是白板，胡适看桌上，已是两只白板，心里紧张，碎嘴子：“该不是吊这一张吧？”左右两座一喊：“扣他的牌，打慌算了。”一喊：“生张打不得，否则和下来要包。”潘光旦起哄：“别打别打，我单吊白板！”真劝假劝，搞得胡博士脑大，将那牌，摸，摸，又摸，想拆对子，又舍不得一副好牌，念念有词：“冒一下险，试试看。”忐忑不安，然后是赴汤蹈火般，摔了白板去——哪里试得的？梁实秋先生站边上做调侃评论家：“人生自古在尝试，这回是，尝试成功自古无！”潘光旦先生偏偏吊孤张，吊的就是这白板。胡博士愿赌服输，没把牌抢回来。

胡适这一炮，放得响亮，一个人包圆呢。一算账，30多块银元。一块银元算人民币有五六十，一把牌下来，输了千把两千，输赢算大。可是胡适早输了个精光，哪还有钱付？此事若搁军阀张宗昌，早冲账了——张军阀最爱打牌，打牌赢了，他要；输了，他说欠账，挂账；是输打赢要的角色。胡博士虽是“文职的营生”，却有一股“武夫的豪气”，当场开了支票，事后悉数给了潘光旦。

胡适牌技不好，牌德好，是牌场招商引资最佳人选。若是三缺一，喊胡博士来玩牌，那是何等快活事？长叹一声以掩涕兮，再喊胡博士，他先是隔了海峡，后是隔了天界——非三缺一，而是十几亿缺一了。

■文/刘诚龙



梁实秋与胡适在台湾。